祭老伴

生活語絲 吳康民

清明節快來到，趁全家老幼周末有空，提早到寶福山骨灰墳場祭拜老伴。

原來這個骨灰墳場，山路蜿蜒，高不可攀。好在有兒女扶持，輪椅代步，方才能攀上。否則不知道祭拜先人，原來要如此吃力。老伴的骨灰盒高高在上，未知會否感到寂寞。

況且這些骨灰靈堂，有數十個之多，不知就裡，便不知如何去找。

女兒十分有心，備有燒豬、油雞、大量祭品前往。老伴生平慳儉，每有好吃的食物，都留給兒孫享用。現在如此多祭品，她怎能一一吃盡，況且泉下並無冰箱，保留不易。

老伴辭世不及半年，望其骨灰壁的遺容，仍栩栩如生，笑容可掬，知子孫前來致祭，諒必含笑九泉。我則睹其遺容，念現在形單影隻，不禁又悲從中來，淚灑墓堂。大女兒連忙取出紙巾，為老父拭淚。

我今已是真正的風燭殘年，下月即足九十周歲，正擬出版《吳康民自傳》以茲慶祝，惜老伴未能共慶生日。執子之手，與之偕老，已成泡影。

所喜兒孫皆已成人，各有所業，除六歲的小孫子外，他們都是兢兢業業，自食其力，使我老懷稍慰。

老伴的睡房仍放着她出殯時放大的大頭照。每月初一、十五兒女會在她的遺照前上香，我則每天都會對她的遺照凝望。六十多年情未了，我倆也可說深情了。

想當年，她到廣州受培訓之後參加工作，我們魚雁相通，就是如此這般地談起戀愛來。那時候要去廣州探望她一番，辦理通行證手續麻煩，就是要通過羅湖橋入境也不容易。港英在邊境派駐政治部人員專門登記我們這些左派人士的出入，內地對港人入境也檢查嚴格。一九五二年在廣州結婚，正式登記並領取結婚證，證婚人是老朋友作家陳殘雲夫婦。回首往事，歷歷在目，今日我倆陰陽相隔，在拜祭之日，不禁又感慨繫之。

前亞視人有感

淑梅足跡 車淑梅

尚有十天，亞洲電視ATV這香港的免費電視台將完成五十九年的歷史任務，電台節目《舊日的足跡》請來三位亞視不貳之臣細訴內心感受。

亞視一哥劉錫賢本是TVB撰稿員，一九八五年報讀演藝學院，一九八八年畢業與九位同學到無綫面試藝員，他和黃秋生是最後兩強，結果他過不了最後一關，秋生提醒他還有一間ATV，就此他開展了二十八年的亞視生涯，嘗盡高低起跌。

「三月二日我正式辭職了，內心難受，放下的不止是一份工作，而且是二十多年來的一種關係。去年知不獲續牌，心也碎了。至司先生出現似是一道曙光，他揚言招兵買馬，發展衛星、網絡電視等，卻沒有實質行動，更淪至欠糧……。」

如果用一個字形容亞視，錫賢用「勇」形容同事，一股勇氣創出很多新天地。「醜」字形容此刻的ATV，「近五年不斷出現鬧劇，使我們這些前員工也感到極不光彩，更不贊成舉辦『末代亞姐』。」

「永遠的亞姐」黎燕珊也不相信有女孩子肯參加一個這樣急就章的選美，倒不如連那個值四位數字的后冠也可省了。「當年一九八五年邱德根先生創辦了亞姐選舉，獎金獎品極豐富，那心口針當年價值五萬，還有汽車和花園洋房，是香港樓啊。」

燕珊封后走紅至一九八九年離開ATV進軍影壇，結婚生子也離婚了。為養家，她投身保險行業，「那是個樽頸位，如何放下亞姐身份？我想行得正企得正，怕什麼？」那陣子，她在工餘之時不斷抹東西，也不察覺情緒出了亂子。某天女兒忘了搽藥膏，她打了小手一下，「女兒哭着捉着我的手，媽媽不要這樣，你會嚇怕我和弟弟……。」她醒覺了，乖女兒也提醒媽媽，「腦袋很細小，載滿了不開心，還有位置放用心的事情嗎？」燕珊明白了。

兒女長大，可見有快樂未來，可是娘家ATV卻正在倒數階段，燕珊氣憤，「電視台有這樣好的基業，為何會弄至如此田地，支離破碎？我會用『痛』來形容ATV，真哭不出聲。如果他日邱達昌先生辦電視台，我會舉手舉腳贊成，他和契爺邱生一樣風格，應使則使，他從未欠過員工薪金。」

「亞姐之父」葉家寶本來希望亞姐好頭好尾的，可是，還是把資源用作發放員工薪金最為重要，「那天回台一陣蒼涼感，悲哀，想不到亞視落得如此收場。去年十二月七日無奈放下執行董事一職，最不捨是一班共同進退的同事。但，我已代台方付了律師費和罰款，現在再加上我的欠薪，尚欠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萬，我已成債王，希望早日取回，那是有血有汗有淚的。」

離開當天，家寶只帶走自己那本電話簿，但想不到清盤日，物件可能變成廢物，也想取回那個五十五周年，台方頒發給他的「終身成就大獎」。他會用「情」字形容ATV，亞視人和節目都是充滿情感，可惜太多搭膊頭，制度未必太完善。月底他將推出著作《有緣再見》，記載他在亞視最後一年的日子。

無論四月一日亞洲電視是否會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也希望這一天也如一個亞視畢業禮，畢業同學在未來工作崗位上繼續發揮人情味、守望相助和忠誠的亞視精神。

■黎燕珊(左)和車淑梅合影。 作者提供

一時衝動與受人影響

琴台客聚 潘國森

近日香港連續有多名在學青少年自殺，無良政客少不免跳出來「秀」（英語show之謂也，香港較多用「騷」）一下，借此機會攻擊政府。目標無非針對個別官員、現行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之類。翻來覆去就是要求某人下台，或即時推翻一些現行政策或制度。

印象中，大約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社會其中一個流行的「口頭禪」是「社會的錯」，通常用作嘲諷那些「責人從嚴，律己從寬」的「憤怒青年」。這一回的自殺風氣，耳聞目見有些學生的投訴，忽然便想到當年那句「社會的錯」。自殺這回事，總是當事人自己執行，決定權永遠在自己手上。選擇自殺，涉及個人的價值觀。你怎樣看你的人生？你怎樣看你的家庭？你怎樣看你的事業？如此種種，少不免受到童年到成年之間那二十多年的家庭教育影響，學校教育還是其次。踏入二十一世紀，傳媒和互聯網的影響力後來居上。悲觀情緒和什麼「生於亂世」之類的廢話，不少是透過網絡傳媒（簡稱「網媒」）或社交軟件散播，而現行法律卻有滯後，政府不能一如監管傳統電視、電台和報刊那樣規管無良網媒。

政治的事情，由社會上各個不同的政治力量競爭、角力和協商決定，可不是幾十個志同道合的大學生、中學生可以指點江山、言出法隨。政客自己的親生子女不參加激烈的政治運動，卻誘使人家的骨肉去衝擊法律和執法人員。成年人活的「年資」長，看得出事情裡裡外外的細微凹凸處。年輕人見識淺薄，輕信謊言，以為憑一腔熱血，放下學業，參加三年數月的「學生運動」就可以在短時間內「改善」社會，真是少不更事！在這兩三年來，香港社會最混亂的日子中，有年輕人與長輩政見不合，卻無法以辯論壓倒「老人家」，發脾氣揚言自己比父母活得長之類的荒唐事，大家應該也聽過不少。結果卻是有些支持暴亂的「憤怒青年」先行結束生命！

至於教育制度的問題，筆者只能說教育當局有責任，但是教師團體也是「幫兇」。因為某「教師工會」的真正政治立場是政治問題的反對派，教育政策的當權派（或至少是建制派）。今天香港許多不合理的教育政策之能夠執行，難道還少得有數萬會員的「教師工會」所襄贊嗎？

曾有小朋友問，紫微斗數能夠看出人有自殺傾向嗎？

自殺這種行為，包含了一時衝動和受人影響兩大要素。現代社會科學有所謂「社會傳染」（social epidemic），「連環自殺」明顯有跟風。有一段時間香港流行「燒炭」，平時則多是「跳樓」。風氣一起，有些搖擺於跳與不跳之間的人就會「跟牌」（follow suit）。

紫微斗數以破軍化氣為「耗」，破軍即常有「一時衝動」的性質，否則怎會經常發生無謂的消耗？天相則化氣為「印」，遇吉則吉、遇凶則凶，即是容易受人影響。今天報上說有學生因為功課壓力而自殺，會影響到幾多個也感到功課壓力的學生考慮自殺呢？

（紫微斗數看自殺，上）

為何難享「天倫之樂」

百家廊 陳曉鳳

前不久互聯網上有則新聞：一位老年女士因不堪看孫輩之苦，抱着孫女從高樓跳下，祖孫同歸於盡。遺言是：太累，太累了！

那位老人生有兩個兒子，她含辛茹苦把兒子們拉扯大，兒子相繼結婚生子。為幫兒子看護孫子，剛五十歲出頭她就提前退了休，一次次奔波於兩兒子安家的城市。剛把大孫子拉扯到三歲，二媳婦又生了個胖兒子；剛把前邊的孫子、孫女看到上託兒所，兩兒子又都生了二胎。

嬌生慣養的兒媳們都不願受累，一生了娃就召喚老人前來幫忙帶。雖然老太太屢次拿出養老錢給兒子當保姆費，想用錢買回自由，可最後還是得親自上陣，因為保姆只能承擔一小部分家事。她自己還得牢牢綁定在孫子、孫女們身上。如此一口氣看了六七年孩子，落下腰疼、腿疼、心口疼等一身病。老伴受不了苦，不再去兒女家當幫手，她就只好自己獨自奔波。

老太太本想退休後和老伴周遊世界的，卻成了兒孫的帶薪老媽子。更令她痛苦的是，因長年在北方城市的兒女家看孩子，不得不與遠在南方城市的老伴長年分居，老伴最近居然移情別戀，提出了離婚。有一天，因為老人特別疲憊，照顧孫女時出了點小意外，就被媳婦責罵一通，老人一時想不開，就乾脆做了自我了斷。可悲的是，無辜的小孫女，也成了家庭悲劇的犧牲品。

這則報道讓人無限心酸和感慨，卻也引出一個沉重的社會問題，當代有多少中國老人，在看護第三代的重任下不堪其苦？按說，添了第三代應是喜事，老人美美享受天倫之樂，高興還來不及。傳統觀念認為，多子多福，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如果兒女不生個孫子孫女，老人還不得急死？

可在現實中，有強大經濟實力請保姆承擔包括看孩子在內的全部家務，能清閒享受孫兒膝繞之樂的老人，只是極少數富裕人家。平常人家，多數老人都是為看孫輩熬得人憔悴。花錢又受累，失去自己的生活，讓很多看孫輩的老人樂不起來，尤其是那些離鄉背井去兒女家看孩子的，更是苦不堪言。

親朋好友之間說起為兒女看孩子，大都一肚子苦水。一位女士說，她把兒子培養到大學畢業有了不錯的工作，本想應該喘口氣，好好享受生活，旅遊計劃都做好了，誰知道家務事的萬里長征剛剛開始。從兒媳婦坐月子起，她就開始奔波操勞了。住兒子家睡不好覺，白天精神不濟，還要挺着照顧小孫子，把胖小子一抱就是幾個小時，有時候忙得飯都吃不上。

後來把孫子帶到自己家養。環境熟悉了，稍輕鬆一些。可每天講故事、做嬰兒餐、熱奶、採買、帶孩子出去曬太陽等活兒，還忙得喘不過氣來。要是孩子病了，着急上火跑醫院更是累上加累。不久老人就得了關節炎，老伴也得了高血壓。多年來老夫妻忙到下半夜睡下，兩人連話都懶得說。有時親家把孩子接去住幾天，兩人就輪流趕緊看病、住院、多睡覺。雖然退休多年，可什麼旅遊、寫作、讀書、唱歌的計劃，通通還在遙遠的天邊。一照鏡子，臉色都是青的，索性把鏡子放遠遠的。她說：「眼看奔七十歲去了，真不知啥時是個頭！」雖然孫輩天真可愛，但日子還是苦多甜少。

本想孩子上學就好了，可一打聽，上了學的孩子更讓人累！現在學校都減負，每天下午早早就放學，得老人去接孩子。回到家得盯着孩子寫作業，遇到調皮的孩子更難管。有位親戚如今快七十歲了，還得天天倒兩趟公交車去接孫女下課。孫女上了高中，兒女依然不放心，要求老人必須得接，接完還得給兒女做好晚飯，每天都是天黑透了才回到自己家。老人也叫過累，可兒媳婦說：「就那麼點兒活有什麼累的！」後來老人得了憂鬱症，才下了崗。為看孫輩而落下病的老人，並不在少數。就像是零件都老了，機器怎麼能不壞？鄰居一位老人看孩子好幾年，天天抱着胖胖的小孫女上下六層樓，關節經不住負重，突然就癱瘓在床，從此離不開輪椅。

祖輩帶孫輩，傳統觀念上是天經地義，可現在怎麼成了重負呢？因為時代不同了。現在的爺爺奶奶跟從前有太多不同。其一，當代城市老人大都經濟獨立，不需兒女贍養，還能給兒女補助；而過去的老人以及一些當代農村老人，看孫輩是需要兒女給贍養費為前提的。其二，因為晚婚晚育政策，當代老人得孫輩時的年齡普遍偏大。過去很多人不到五十歲就當了爺爺奶奶，農村更有不到四十歲就抱孫輩的，那時體力精力還都旺盛。可當代老人卻往往在六十歲之後甚至更晚，才有了第三代，這時體力與精力已處於快速衰退期，十有八九是勉為其難。其三，當代老人處在開放社會中，養老生活豐富多彩，若是把時光完全耗在為兒孫奉獻上，心不甘情不願。

獨生子女從小被當小皇帝養大，認為老人為自己犧牲一切天經地義。現在放開了二胎，不少生過一個孩子的小夫妻動了心，想嘗嘗兒女雙全的滋味。可很多老人卻告訴子女，身心俱疲的「天倫之樂」，不願再「享受」了。有年輕人批評老人沒愛心。 有老人說：「不知兒女是否想過，父母已經老了，也會有各種病痛，也想要個清閒的晚年。」當然有老人把看孫輩當成幸福，那也無可厚非，多元社會多元選擇。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女性一結婚生子就辭職當家庭主婦，生幾個孩子都是小兩口自己帶，老人都能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其實，在競爭激烈的當代社會中，年輕人把第三代交給父母養，也實在是無奈之舉。有專家說，只有提高男性員工的收入，讓育齡女性回歸家庭專心養育後代，才能從根本上把老人從看孩子的重負下解放出來。

家長師長身教更有效

七嘴八舌 小臻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到一中學參加校慶典禮暨開放日，遇到政治團體舉行示威，離開時逾百名示威者圍堵吳克儉座駕，有人更大力拍打車身。當中部分是身穿校服或上身套上T恤、下身穿校服褲的學生，也有一些身份不明的青年，部分人身上貼有「吳克儉下台」及「捍衛繁體字」的標語。局長對事件表示遺憾之外，沒有因為被叫下台而激氣，反而對香港教育制度被批評就「好唔順氣」，他深深不忿說：「本港的學校及教師都很努力，一句話香港教育制度唔好就將佢哋抹殺晒，我係好唔順氣。」可見局長是身上流着教育工作者的血，有與教育界榮辱與共的心態，實在是好事，只有愛這行業，才會用心為其做事。真的，正如目前的傳媒行業已被喻為夕陽行業，許多傳媒人還是堅持下去。

只是局長發聲維護教師，未知他們是否領情，事實上香港教育界不少老師都是教協會員，他們的心向哪方，向學生講解分析事情的觀點如何客觀，大家心知肚明。

任何一個制度都難以完美，有問題是正常，正如公司叫員工要大膽創新，你就容許他們出錯，畢竟能百發百中的天才不多。當然有任何問題都賴教育制度差是不合理的，但目前的香港就是「姓賴的年代」，局長還不明白？

而事實上香港的教育界是有問題。恕直言，不少學生是考不上其他大學最後才讀教育學院，即是未必是優質生，未必是有使命感做教師，只是生活需要的一份職業。當然這不是香港獨有，但相對較嚴重。同時香港教師心態上真的是「我只負責教完課程，幫你考好升學試，其他愛莫能助」。老師的教學壓力，成為生活壓力；學生的功課壓力，學生的「一生一藝」壓力，令到雙方都沒有空間溝通，談論一下追求夢想，如何做人，討論一下人生價值觀，有問題就交訓導主任、學校社工處理，一間學校又能有多少個訓導主任及社工？哪及得上班主任講得易入腦。這些其實是心靈教育，對青少年成長影響很深。眼見時下年輕人問題多多，社會上明白學校缺乏道德教育，有人認為要設立課目，這肯定又引起洗腦爭論，根本不需要立課目，何必增加學生壓力？忠孝仁義、禮義廉恥這些都是應由家長和老師在上課討論，在日常生活上灌輸及身教，做到忠孝仁義，學懂禮義廉恥已經是個好人了。當然其身不正就沒辦法，為人師表不講倫理道德，學生也不會尊師重道；爸爸完全不孝順爺爺，兒子長大也必然不會孝順爸爸。

現在不少學校管理層都怕事，抱緊「政治中立及尊重學生表達自由原則」，放任不理，其實是不負責任的。保持政治中立及尊重學生表達自由原則沒有錯，但是否應該行多一步，為他們分析一下事情，讓他們增加分辨是非能力？不是所有學生都心智成熟的，否則沒有法律上十八歲為成年標準，二十一歲為適婚年齡。就算大學一二年級生也有些仍很頭腦簡單。與一些曾參與「佔中」的學生聊天，有些是因為受身邊同學影響，有懷有好奇心，有朋輩群體壓力下去的，不去好像不夠「型」，不一定為政治理念。如學校有做疏導工作，這些事件是可以降溫的。提倡識多一種簡體字而已，不是棄用繁體字，為什麼要抗議，跑出一個「捍衛繁體字」口號？新加坡、馬來西亞早就有用簡體字了，不見新加坡人講英文輸給香港人。

正如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教育推廣機構主席湯修齊講未來的教育工作將面對更大挑戰，辛苦了老師，希望多些有使命感的老師教好我們的社會棟樑。

人人是貴人

翠袖乾坤 余似心

我有一位舊同事M，心腸特別好，她的口頭禪是「××人很好，對我很好！」她身邊的同事經常背後說：「她傻得很，其實她說的那些好人都不懷好意，常背後中傷她，表面對她好只為淘自己利益。」無論別人怎樣看，M都生活在幸福中，滿意自己的所有同事，因為覺得對方是好人，所以她從不計較地去幫人，讓人喜歡親近她，這樣她覺得身邊的好人愈來愈多，經常笑臉迎人，工作愉快。

我年初在蓬瀛仙館求了一支籤，說我今年會遇貴人，去求籤的當然信其有。從那天開始，我便覺得身邊的人待我都很好，有任何問題向人求助都獲襄助，使我事事順利，滿心歡喜，自我沉醉。

這令我想起M，從她身上我看到對身邊人的評價，往往取決於自己個人的品格和心態。一個人若有愛心，有同理心，懂得體諒別人，她自然地看到別人的優點而原諒別人的缺點，於是在這些人心中便人人是好人，個個是貴人了。關鍵不一定在他們遇到的人是好是壞，而是他們從別人身上選取了什麼。

相反地，有一些人凡事只看負面，我有另一位舊同事，在她眼中除了自己，任何人都是愚昧無能，包括她的上司、老闆、所有下屬和客戶，成天聽她在罵人。由於不信任別人的能力，什麼也扛上身，把自己弄得忙個沒完沒了，她的下屬也因為怕責怪而養成「多做多錯、少做少錯」的態度，於是她愈做愈覺得不值，遂邊做邊罵人。我猜測在她心中個個都是小人，全是剋着她的小人。看她活得真苦，從不見笑臉，也沒有朋友。

原來我們無須去等什麼時候遇上貴人，貴人其實就在自己身邊，每一個人都可以是自己的貴人，只要自己誠心待人，不斤斤計較，願意為別人付出，先主動當別人的貴人，那麼身邊所有人都會「轉換身份」，成了自己的貴人。

無人機風景線

網人網事 狸美美

近一時期，人工智能、機器人，以及衍生出的人機大戰等報道不斷地衝擊着小狸的眼球，其中也有一道特異的風景線叫無人機。所謂無人機，其「無人駕駛」的概念大約生成於近百年前的一戰時期，而於二戰中形成「無人靶機」以訓練防空炮手，再其後的越戰時期，無人機已被頻繁地用於執行軍事任務了，一直到海灣戰爭之後，無人機迅速發展並得到廣泛應用，這其中便包括民用無人機逐漸形成了一條特異的全球風景線。

以荷蘭為例，據合眾社阿姆斯特丹二月一日電，荷蘭國家警察總局發佈了一段視頻，顯示其正在努力訓練老鷹在緊急情況下抓落無人機，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如果無人機從空中墜落，可能會危及民眾。」這樣做靠譜嗎？「使用鷹可使警察對無人機的落地位置有更大的控制力。」

至於科技霸主美國呢？據美國《星條旗報》網站三月九日報道，「據一份最新報告顯示，五角大樓過去十年在美國領土上空部署了無人偵察機，用於執行非軍事任務。」報告同時表示「不過這類偵察飛行次數很少而且合法」。其實不止是對無人機，合法，也許是美國民眾在高科技面前最關心的問題，因為無論是各種電影還是活生生的斯諾登，都讓人們切實感受到「隱私」這個問題的尷尬和脆弱。所以，美國公民自由協會高級政策分析員Jay Stanley就說：「沒有違反法律是好事，但是科技的進步可能要求對法律予以修正。有時候，新科技發展迅速，現行的法律與人們認為適當的行為已經不再一致。」他強調：「需要記住的是，美國人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敏感的話題。」

事實上，在該報告發表的一年之前，五角大樓曾發佈一項關於間諜無人機使用的新政策。這項政策要求任何國內間諜無人機行動要得到國防部長批准。而且，除非法律允許或者國防部批准，否則無人機「不能針對美國公民進行監視」。

最後再說一下中國的無人機情況。其一，「中國公司無論大小都將向市場大量傾銷消費類無人機，目的要麼是為了確立市場份額，要麼是為了增加這一份額。」言出致力於無人機研究的美國天空邏輯諮詢公司CEO科林。其二，據媒體報道，京東方面透露已經拿到了兩個縣的政府關於無人機送貨的批文，目前已經在宿遷完成無人機配送試點。未來，京東將利用無人機送貨到四十萬個村莊，解決「最後一公里」的配送問題。

無人機全球開花，但開出了不同的風景線，仔細一想，這其實也是各地最大的特色呢。